

徐氏針灸全書

〔明〕朱鼎臣編

徐氏針灸全書  
銅人針灸全書

明萬曆刻本

中醫古籍孤本大全選編工作委員會

中醫古籍孤本大全

中醫古籍出版社

江澤民主席題寫書名

《中醫古籍孤本大全》選編工作委員會：

主任：王永炎

副主任：姚乃禮 梁菊生

委員：（以姓氏筆畫爲序）

伊廣謙 李經緯 余瀛鰲 馬繼興

陳珞珈 黃龍祥 路志正 鄭金生

劉國正 劉從明 薛清錄

顧問：（以姓氏筆畫爲序）

于生龍 王雪苔 王綿之 李輔仁

余瀛鰲 施奠邦 唐由之 高輝遠

馬繼興 張燦珮 盛國榮 董建華

傅世垣 焦樹德 裘沛然 鄧鐵濤

劉渡舟

選編組組長：薛清錄

選編副組長：劉國正 王樹芬

選編組成員：符永馳 裘 儉 畢俊英

劉振遠 劉培生 李 斌

程 英

## 前言

中醫藥學是我國古代科技寶庫中的一枝奇葩，它以博大精深的醫理，神驗奇效的醫術，濟世活人，相傳數千年，屹立于世界醫學之林。這份寶貴的醫藥學遺產，保存在歷代流傳下來的醫藥典籍中，雖歷盡滄桑，歲月磨蝕，存留至今的仍不下萬餘種，其中淪為孤本者亦逾千種。這些孤本醫書中不乏稀世之珍品，如宋元以來歷代精刻之善本、名醫手稿、名家批校本、精寫本、刻書底稿、手繪本草圖、經絡圖等等。這些珍貴的醫藥典籍，由于多年的自然侵蝕和保管條件不善，不少已面臨絕本危險，搶救、保存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已成爲當務之急。鑒此，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決定選編影印出版《中醫古籍孤本大全》一書，并責成〔全國中醫藥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具體承擔選編任務。本書的選編基本遵循以下原則：一、經考查各家書目，證實已成爲孤本的醫書；二、內容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與實用價值者；三、在理論和實踐上有獨特的見解

和經驗，具有參考價值者；四、書品較好，無重大殘缺者。根據以上選編原則，預計入選孤本醫書將有三百種左右。

孤本醫書收藏單位遍及全國各地，本書的編輯出版，得到許多藏書單位的通力合作，使我們的選編出版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為確保這套叢書的選編質量，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全國中醫藥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聘請了全國二十多位知名學者、中醫專家為該書的學術顧問。

本書的選編出版，是弘揚我國古代科技成就，搶救民族文化遺產，繼承發揚中醫藥學術的一件大事，得到國家、部、局各級領導的重視和支持，江澤民主席親筆為本書題寫書名，這對本書編輯出版工作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我們相信，在各級領導重視、社會各界的關懷與支持，和有關專家學者的參與指導下，我們一定能夠克服各種困難，勝利完成這部劃時代的大型系列叢書的選編出版工作。



國家科學技術部資助項目

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  
文庫藏明萬曆十二年甲申  
（一五八四）三槐王祐刊  
本影印。板框高一九·七釐  
米，寬一二〇釐米。

## 內容評介

黃龍祥

此書原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共二冊。第一冊封面題作「徐氏針灸全書」（上、下），卷端書名下題有「豫章古臨衝懷朱鼎臣編」、「閩建書林三槐王祐發行」字樣，卷尾有「萬曆甲申年三槐王祐梓」木記。第二冊封面題作「銅人針灸全書」（上、下）。提示該書系明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建陽刻本。從書名上看，似乎是當時建陽廣為刊刻的《徐氏銅人針灸合刻》（即徐鳳《針灸大全》與王惟一《銅人針灸圖經》的合刻本），而實際考察的結果表明，此書基本上是據《徐氏針灸》（即徐鳳《針灸大全》）一書改編而來。

### 【書名辨析】

逐篇考察底本《徐氏針灸全書》和《銅人針灸全書》後發現：除《銅人針灸全書》下卷針灸方及附篇「小兒針灸」外，均出自徐鳳《針灸大全》一書。既然如此，為何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本分別以

『徐氏針灸全書』、『銅人針灸全書』兩種書出現呢？據筆者考察，現存五種明刊《徐氏針灸》（通行本題作『針灸大全』）中有四種為建陽刊本，而且明代隆慶、萬曆間，《徐氏針灸》多與三卷本《銅人針灸圖經》合刊，這種合刊本扉頁明確題有『徐氏銅人針灸合刊』或『銅人徐氏針灸合刊』字樣。至于底本以『徐氏針灸全書』、『銅人針灸全書』兩種書合刻的形式出現，而扉頁祇題『（太醫院校正）萬應膏藥、徐氏針灸全書』，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是，當時朱鼎臣改編采用的底本即是『徐氏銅人針灸合刻』本，而此本脫落了《銅人針灸圖經》（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于是朱氏將僅存的《徐氏針灸》改編成《徐氏針灸》與《銅人針灸》兩書，以充全本；第二種可能，朱氏改編本原祇是《徐氏針灸》一書，後來書商挖改成兩書，以充合刻本。鑒于現存本扉頁未注明『合刻本』，而且分卷非常不合理，後一種可能性更大些。

不論是哪種可能，所謂《徐氏針灸》、《銅人針灸》實際上都是

據徐鳳《針灸大全》一書改編而成，其正確的書名應作「新編徐氏針灸」，可視爲徐鳳《針灸大全》的另一種傳本。

### 【著者與編者】

底本《徐氏針灸全書》卷首朱氏記曰：

且夫《徐氏針灸》之書，乃先師秘傳之奧旨。得之者每私藏而不以視人，必須待價求之乃可得也。予今以活人爲心，更不珍藏，于卷中，與同智之士共知，學者慎勿輕視，若能熟讀詳味，久當見之，則用針之法盡載于此書矣。

從朱氏這段告白來看，似乎他祇是將徐鳳的《徐氏針灸》付梓以廣其傳。如果是這樣，全書不署原著者「徐鳳」，而祇題他「朱鼎臣」的大名，顯然說不過去。下面讓我們一層層解開這個謎。先來看看朱氏的這段告白的來歷：

此《金針賦》，乃先師秘傳之要法。得之者每私藏而不以示人，

必須待價之千金乃可得也。予今以活人爲心，更不珍藏，載于卷中，與同智之士共知，學者慎勿輕視，若能熟讀詳味，久當見之，則用針之法盡于此矣。後學廷瑞識（明·建陽進堂刊本《針灸大全·金針賦》徐鳳識語）。

可見，《徐氏針灸全書》卷前朱氏識語直接照搬徐鳳的小序，祇是將徐氏原文首句中『此《金針賦》』改作『且夫《徐氏針灸》之書』，刪去了徐氏原文末的『後學廷瑞識』字樣。這提示：朱氏改編的就是《徐氏針灸》一書。如果是兩種書，那麼在第二種書前也應當有一個類似的『告白』，并且也像第一種書一樣，署上改編者姓名。

那麼，朱氏對《徐氏針灸》究竟作了哪些改動呢？通考朱氏刪定之《徐氏針灸》、《銅人針灸》二書，其重大改編之處有三：

一、對於徐鳳《針灸大全》原書的編次進行了較大的調整。

二、用當時建陽地區流傳的《針灸捷徑》下卷部分針灸方替代了

徐鳳原書中『八法主治病癥』篇所採用的針灸方書。

二、卷末新附『小兒針灸』一篇。

正是由于作了較大的改動，故在卷端書名下署『朱鼎臣編』。正確的署名應作：明·徐鳳著，朱鼎臣重編，王祐刊行。值得一提的是，此朱鼎臣實系改編古書老手，除了《針灸全書》外，朱氏還于隆慶、萬曆間對《西游記》一書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編，題曰『鼎鏤全像唐三藏西游傳』、『羊城衝懷朱鼎臣編輯』（現藏北京圖書館），也由建陽書坊刻印，其版式同樣分上下二層，上圖下文。無獨有偶，朱氏刪改之《西游傳》刊本流入日本，在中國却不見收藏，而後又回歸中國。由同一人改編、同一地相繼刊刻的兩部不同的書經歷了完全相同的命運。

【底本考辨】

《徐氏針灸全書》與《金絲萬應膏》合刻，扉頁題『（太醫院校正）萬應膏藥，徐氏針灸全書』。采用『二層樓』形式刻板，下欄

刻《針灸全書》文字，上欄刻《金絲萬應膏》。卷端題作「新鍔鰲頭金絲萬應膏徐氏針灸全書一」，「豫章古臨衝懷朱鼎臣編」、「閩建書林三槐王祐發行」字樣，版心題作「徐氏針灸」，書末有「萬曆甲申年三槐王祐梓」木記。而《銅人針灸全書》系與《海上仙方》、《加減十三方》合刻，也是採用「二層樓」形式刻板，下欄刻《銅人針灸全書》文字，上欄刻其餘二書。卷端題「新鍔鰲頭加減十三方銅人針灸全書」，版心題「鰲頭銅人針灸」。

今觀此本版心頁碼雖相接續，似是足本，但細察之則可見幾處疑點：

一、《銅人針灸全書》下卷通卷都是針灸方，祇有第一版前半版「側脅部左右一十三穴」是腧穴內容，且與上卷末「側腋部左右八穴」在內容上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如果原書原貌如此，不大可能被強分于兩卷。

二、《銅人針灸》書名刻于上節版心，且題作『鰲頭銅人針灸』，也頗令人生疑。

三、《徐氏針灸》下卷第九、第十版及《銅人針灸》第二十三版版心與其他版明顯不同，又由于《徐氏針灸》下卷第十版後欠二版文字，因此第十版版心頁碼被改作『十至十二』這一奇特的樣式。這樣的挖改多出自書商之手。

從以上幾點來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本似經後人修補或書商挖補，非原刻初印本。從《銅人針灸全書》上卷第二十三版版心的日文字來看，不能排除日本書商挖改的可能性。

### 【內容及價值】

如前所述，所謂『徐氏針灸全書』、『銅人針灸全書』實際上據徐鳳《針灸大全》一書改編而成，祇是《銅人針灸全書》下卷所載之針灸方系節錄自《針灸捷徑》，而未采用徐鳳原書之方。



又此書采用『二層樓』的刻版形式，其上層所刻之《海上方》現有多種傳本，而所刻之《萬應膏藥》、《加減十三方》傳本極少見，有較高的文獻及版本價值。

朱鼎臣改編《徐氏針灸全書》、《銅人針灸全書》的回歸，最大的價值在于弄清了徐鳳《針灸大全》的傳本源流，或者說使得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關於朱氏《針灸全書》、陳氏《針灸全書》與徐鳳《針灸大全》關係的疑案得到澄清。

在考察三者關係之前，要首先簡單介紹另一部回歸針灸古籍——《針灸捷徑》：二卷，明刻本，無序跋，缺書名頁，卷端下也不題撰人及梓人名氏。從版式、字體看，顯系建陽刻本風格，約刻于明正德、嘉靖間。《針灸大全》原名《徐氏針灸》，又名《針灸捷要》、《針灸捷法大全》。明·徐鳳編于成化至正德年間（一四六五—一五二二年）。現存明刊本多為建陽刻本。